



李維陵著《荊棘集》

### 跑片

現在電影院放映的都是數碼電影，那麼一個小盒子與放映機一牽手，就能放出許多精彩的電影。隨着科技的發展、時代的變遷，影院也早已告別了膠片電影以及影院與影院之間的跑片時代，輕鬆！

跑片，是過去電影院的行話。跑片員就是影院之間影片的「郵遞員」。那時杭州城電影院屈指可數。只有太平洋、新華、西湖、人民、前進、大眾等六家。當時經濟不發達，電影膠片少，幾家影院合着同一個膠片放映。一盤盤電影膠片分別用鋁盒裝着，一部電影在十盒膠片左右，每盤膠片約三百米長，能放映十分鐘。每家電影院都有跑片員負責取送膠片。兩家電影院若同放一部電影，開映時間至少需要間隔二十分鐘。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電影院風光啊！經典的影片美不勝收，諸如《洪湖赤衛隊》、《紅珊瑚》、《紅色娘子軍》、《紅樓夢》，哪一部影片不是一票難求啊！還有那些《王子復仇記》、《消失的琴聲》、《獻給檢察官的玫瑰花》等外國影片。哪一部影片不讓觀眾大飽眼福。當時二十歲的我當上了新華電影院的跑片員。每每從放映員手中接過一卷剛放完的片子，連自行車，從新華電影院匆匆送往西湖或太平洋電影院。西湖電影院的放映師劉於仁師傅最愛我跑的片，誇我跑得快，讓他有充分的換片時間。

記得放《紅樓夢》影片那些日子，長達二個半小時，一場場從早上放到晚上近十一點。我這跑片的帶着片子環繞着各影院跑。中飯、晚飯就一手拿着燒餅油條，一手握着車把「車上用餐」。電影院門口等退票的觀眾群見我帶着影片正穿越他們，便都會主動地讓出一條道來，為我一路「綠燈」。別說觀眾讓我，連那解百公司與延安路口十字街頭六角亭內的交通警，見我匆匆跑片的人車影兒，只要是四方無車過往，也早就扳亮了綠燈讓我順利通過。當我通過崗亭時，總向這位交警敬禮致謝，感謝他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

放映員就怕放映出故障。那日，正放映革命故事片《暴風驟雨》，自然又是一票難求。下午是第二場，我正在西湖電影院等取機上快放完的那卷膠片，突然銀幕一片紅光，膠片燒斷，放映中斷。觀眾一片嘩然。這事一來，我更急，因下家新華電影院等我取片。只見放映員索取下斷片，麻利黏合修復，倒片、裝盒。雖他已盡快，但留給我的只有三分鐘跑片時間。我取了片，三步兩檔地下了樓，跨上自行車，年輕的我有的是力氣，箭一般地向新華電影院「射」去——

夏日的暴風驟雨說來就來，我帶着影片在延安路上「飛」着，黃豆大的雨點伴我同行，路人早已躲到兩旁商店的屋檐下，寬大的馬路上就剩我一人在飛馳。兩旁驟雨的人們都向我行「注目禮」，我隱約聽到有人說：跑片的，跑片的！

當西湖電影院斷片時，早已電話通知了新華電影院，新華正準備打出幻燈片，告示觀眾盡請諒解。此刻，當前片未落時，我已將膠片交到放映員蔡建華師傅手中。她喜出望外，迅速上片，開動放映機，一切正常。她看着已淋漓盡致的我說，這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我言簡意賅地說，這是影片《暴風驟雨》的力量。

銀幕上，繼續下着《暴風驟雨》。

### 文憑與水平

不久前，廈門大學對「方舟子舉報女教授傳理文憑造假」一事做出正面回應，並公布了對傳理的調查結果：「傳理應聘廈大，提供的是一份完全假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文憑。」

這是一起十分惡劣的主觀故意的造假行為……但同時，據廈大校方介紹：「傳理在過去三年時間裡，在廈大總共指導了十位研究生，其中有兩位已經畢業；以她作為通訊作者，發表了六篇的論文，其中影響因子最高是四點三三七；以她為主持人，獲得了六項的科研課題，其中包括一項是二〇一一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研究計劃前期項目，資金的資助額是六十萬元；其間，她還獲得了四項國家專利，其中三項是第一申請人，一項是第二申請人……」從以上在媒體上摘錄的內容看，方舟子這回打的假很準，傳理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文憑」確是其「主觀故意的造假行為」，對此再沒有爭議。但在另一方面，儘管她持有的「博士文憑」是假的，然而她卻有很強的能力，無論教學還是科研，都有出眾的成果；與那些持有真文憑卻無所建樹的「教授」們相比，她在實力上要勝出許多。這恰恰驗證了：文憑不等於水平。

文憑不等於水平的事例層出不窮。近期突出的事例是女科學家屠呦呦：這位出生在寧波，一九五〇年代畢業於北大醫學院的科研人員，通過數十年的努力，發現了一種治療瘧疾的藥物——青蒿素，在全球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去年獲得有諾貝爾

### 李維陵

許定銘

旅加香港小說家盧因從溫哥華來，對談時我問他：香港小說家中最佩服誰？李維陵！盧因毫不猶疑回答，並說他的小說對人性有深入的探討。李維陵（一九二〇至二〇〇九）是廣東增城人，原名李國樑，以字行，是著名的畫家。他一九三五年起在本港居住，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七年，任教於葛量洪教育學院；退休後，一九八二年移居加拿大直至離世。作品結集有《獵及其他》（香港文光書局，一九五八）、《荊棘集》（香港華英出版社，一九六八）和雜文《隔閣集》（香港素葉出版社，一九七九）。

《荊棘集》含《現代人·現代生活·現代文藝》、《文學藝術本質·起源·發展諸問題》和《詩的跡向》三篇論文及小說八篇。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組小說《魔道》、《兩夫婦》和《荊棘》三篇。這三篇小說都用第一身「我」來寫，「我」分別是畫家、音樂家和文學家，但「我」卻不是故事的主人翁，「我」只是用來突顯作為主人翁的「那人」的藝術成就。李維陵在這三篇代表作裡，探討了人性中的神道、魔道、迷茫、失落與悲哀，在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小說中，確實是無可多得的傑作。他在後記中說偏愛《荊棘》用作書名，此篇用五十個組句成，比較鬆散，我覺得那應該是個長篇的縮影，可惜後來並未重寫。

現在電影院放映的都是數碼電影，那麼一個小盒子與放映機一牽手，就能放出許多精彩的電影。隨着科技的發展、時代的變遷，影院也早已告別了膠片電影以及影院與影院之間的跑片時代，輕鬆！

跑片，是過去電影院的行話。跑片員就是影院之間影片的「郵遞員」。那時杭州城電影院屈指可數。只有太平洋、新華、西湖、人民、前進、大眾等六家。當時經濟不發達，電影膠片少，幾家影院合着同一個膠片放映。一盤盤電影膠片分別用鋁盒裝着，一部電影在十盒膠片左右，每盤膠片約三百米長，能放映十分鐘。每家電影院都有跑片員負責取送膠片。兩家電影院若同放一部電影，開映時間至少需要間隔二十分鐘。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電影院風光啊！經典的影片美不勝收，諸如《洪湖赤衛隊》、《紅珊瑚》、《紅色娘子軍》、《紅樓夢》，哪一部影片不是一票難求啊！還有那些《王子復仇記》、《消失的琴聲》、《獻給檢察官的玫瑰花》等外國影片。哪一部影片不讓觀眾大飽眼福。當時二十歲的我當上了新華電影院的跑片員。每每從放映員手中接過一卷剛放完的片子，連自行車，從新華電影院匆匆送往西湖或太平洋電影院。西湖電影院的放映師劉於仁師傅最愛我跑的片，誇我跑得快，讓他有充分的換片時間。

記得放《紅樓夢》影片那些日子，長達二個半小時，一場場從早上放到晚上近十一點。我這跑片的帶着片子環繞着各影院跑。中飯、晚飯就一手拿着燒餅油條，一手握着車把「車上用餐」。電影院門口等退票的觀眾群見我帶着影片正穿越他們，便都會主動地讓出一條道來，為我一路「綠燈」。別說觀眾讓我，連那解百公司與延安路口十字街頭六角亭內的交通警，見我匆匆跑片的人車影兒，只要是四方無車過往，也早就扳亮了綠燈讓我順利通過。當我通過崗亭時，總向這位交警敬禮致謝，感謝他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

放映員就怕放映出故障。那日，正放映革命故事片《暴風驟雨》，自然又是一票難求。下午是第二場，我正在西湖電影院等取機上快放完的那卷膠片，突然銀幕一片紅光，膠片燒斷，放映中斷。觀眾一片嘩然。這事一來，我更急，因下家新華電影院等我取片。只見放映員索取下斷片，麻利黏合修復，倒片、裝盒。雖他已盡快，但留給我的只有三分鐘跑片時間。我取了片，三步兩檔地下了樓，跨上自行車，年輕的我有的是力氣，箭一般地向新華電影院「射」去——

夏日的暴風驟雨說來就來，我帶着影片在延安路上「飛」着，黃豆大的雨點伴我同行，路人早已躲到兩旁商店的屋檐下，寬大的馬路上就剩我一人在飛馳。兩旁驟雨的人們都向我行「注目禮」，我隱約聽到有人說：跑片的，跑片的！

當西湖電影院斷片時，早已電話通知了新華電影院，新華正準備打出幻燈片，告示觀眾盡請諒解。此刻，當前片未落時，我已將膠片交到放映員蔡建華師傅手中。她喜出望外，迅速上片，開動放映機，一切正常。她看着已淋漓盡致的我說，這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我言簡意賅地說，這是影片《暴風驟雨》的力量。

銀幕上，繼續下着《暴風驟雨》。

### 如是我見

不久前，廈門大學對「方舟子舉報女教授傳理文憑造假」一事做出正面回應，並公布了對傳理的調查結果：「傳理應聘廈大，提供的是一份完全假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文憑。」這是一起十分惡劣的主觀故意的造假行為……但同時，據廈大校方介紹：「傳理在過去三年時間裡，在廈大總共指導了十位研究生，其中有兩位已經畢業；以她作為通訊作者，發表了六篇的論文，其中影響因子最高是四點三三七；以她為主持人，獲得了六項的科研課題，其中包括一項是二〇一一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研究計劃前期項目，資金的資助額是六十萬元；其間，她還獲得了四項國家專利，其中三項是第一申請人，一項是第二申請人……」從以上在媒體上摘錄的內容看，方舟子這回打的假很準，傳理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文憑」確是其「主觀故意的造假行為」，對此再沒有爭議。但在另一方面，儘管她持有的「博士文憑」是假的，然而她卻有很強的能力，無論教學還是科研，都有出眾的成果；與那些持有真文憑卻無所建樹的「教授」們相比，她在實力上要勝出許多。這恰恰驗證了：文憑不等於水平。

文憑不等於水平的事例層出不窮。近期突出的事例是女科學家屠呦呦：這位出生在寧波，一九五〇年代畢業於北大醫學院的科研人員，通過數十年的努力，發現了一種治療瘧疾的藥物——青蒿素，在全球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去年獲得有諾貝爾

### 梵蒂岡的性文化

域外筆

盛小兵

距離教廷不遠處，是一家教會辦的福利院，主要收養一些被遺棄的孩子。導遊帶我們去的時候，裡面正在上課，黑板上寫的是一些生理衛生和性相關的知識。

梵蒂岡年輕的男女，每個月都有一天假期，必須到這裡跟孩子玩耍，這是作為購買安全套的一個附加條件出現的。

梵蒂岡政府認為，安全套的出現是在扼殺生命，所以使用者必須表現出對於生命的尊重，他們必須和孩子們在一起，表現出自己的愛心。

從培訓班出來，旅遊團裡每個人都若有所思的樣子，一改對梵蒂岡政府對待安全套如此「荒唐」的看法，覺得政府這麼做是有人道的。車上導遊搖搖頭：那是極少數，大多數的梵蒂岡人，在到福利院和那些棄嬰玩耍後，都會自覺遵守政府的規定。他們覺得，扼殺一個生命，也是件不道德的事情。在這些孩子們的接觸中，一代代的梵蒂岡人都感受到了生命應該受到的尊重。

### 魯迅和陳子展

王吳軍

陳子展是湖南長沙人，筆名楚狂、達一等。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復旦大學當教授的陳子展就是黎烈文編輯的《申報》的副刊《自由談》的作者，經常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章，當時，魯迅對陳子展發表的文章非常看好。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陳子展在《申報》的《自由談》副刊上發表了《正面文章反看法》一文，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總之我們讀書做事做人，都不可認真一面，正面文章之外，須知有一個反面在。倘若你太認真一面了，小之則蒙不慧之名，大之則有殺頭之禍。」魯迅讀了陳子展的這篇文章後，就提筆寫了《推背圖》一文，和陳子展的文章相呼應。魯迅在《推背圖》中這樣寫道：「上月的《自由談》裡，就有一篇《正面文章反看法》，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為得到這一個結論的時候，先前一定經過許多苦楚的經驗，見過許多可憐的犧牲。本草草提起筆來，寫道：砒霜，大毒。字不過四個，但他卻確切知道了這東西曾經毒死過若干性命了。……但我們日日所見的文章，卻不能這麼簡單。有明說要做，其實不做的；有明說不做，其實要做的；有明說做這樣，其實做那樣的；有其實自己要這麼做，倒說別人要這麼做的；有一聲不響，而其實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說這樣，竟這樣的。難就在這地方。……倘使都當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難人了。」魯迅和陳子展的文章相呼應的這篇《推背圖》後來收入《偽自由書》一書中。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起，陳子展在《申報》的副刊《自由談》上連載他寫的札記《蓬廬絮語》。可是，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九日《自由談》上的《蓬廬絮語》之後，卻有一條編輯寫的附告：「昨得子展先生來信，現以全力從事某項著作，無暇旁騖，《蓬廬絮語》，就此完結。」從此，陳子展的札記《蓬廬絮語》在《自由談》上就中止連載了。對於這件事，魯迅在《偽自由書》的《後記》裡說，陳子展的札記《蓬廬絮語》在《自由談》上之所以中止連載，手受到了某些人的恐嚇，而那些恐嚇者陳子展的手段「也能發生些效力」，魯迅認為，陳子展中止《蓬廬絮語》的寫作和連載，「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戲的見效的證據了。」由此可見，魯迅是和陳子展站在一邊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陳子展在《申報》的副刊《自由談》上發表了題為《文統之夢》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裡，陳子展寫道：「文統之夢，蓋南北朝文人恆有之。劉勰作《文心雕龍》，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當夜夢於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小子之垂夢歟！數贊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管含墨，乃始論文。可知劉勰夢見孔子，隱然以文統自負，而以道統讓之。微惜其攻乎異端，飯依佛氏，正與今之妄以道統自負者同病，貽羞往聖而不自知也。」

魯迅看了陳子展的這篇《文統之夢》的文章後，立刻聯想到了現實，於是，魯迅就提筆寫了《吃教》一文。在《吃教》中，魯迅寫道：「這一（指陳子展）先生在《文統之夢》裡，因劉勰自謂夢隨孔子，乃始論文，而後來做了和尚，遂議其「貽羞往聖」。其實

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老字號」。年輕的內地城市深圳，公交也有「老字號」。所謂公交「老字號」，是指歷史悠久，線路號碼不變且行駛路途大體穩定的公交通車。

### 文化什錦

呼倫貝爾之秋

（攝影）穎蕙

我發現，搭乘老三路有諸多好處，首先是不擁擠。深圳已不是當初的小漁村，常住人口加暫住人口超過千萬，和國內其他大城市一樣，交通十分擁擠，每日上下班的高峰期，無車一族在公交通車內人貼人夾成「三文治」，這還是幸運的，要不然，幾輛車上不去，呆在車站涼快。而老三路卻不是這樣，它彷彿永遠裝不滿，五分鐘發一輛車的密度，大部分時間車廂內空蕩蕩的，如能搭乘老三路上下班，免去候車擠車之苦，是生活一大幸事！

老三路行駛路途偏僻，人流少嗎？也不是。它沿愛國路—東門路—深南路行駛，加上後來延伸的福華路，基本上是深圳的主幹道和商業區。東面的水庫車站，一旁的東湖公園是自然風景區，歷史悠久，牌坊上刻有陶鑄的題字，每日早晚及節日吸引著眾多市民，到這裡踴躍、划船、垂釣……東門站，毗鄰深圳老牌商業區老街。二十多年前，這裡遍是嶺南騎樓式的老房子，招牌林立的商舖，賣着海味乾貨、低檔的日常雜貨等，滿足外來人員和市民集中購物的需要，多少還有小漁村的影子。十多年前，老街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街道漂亮了，樓變新了，成為以時裝鞋包及餐飲為主的購物步行街，是深圳的商業熱點區域之一。大劇院站，周邊是深圳的文化商業區，早年的「黃土高坡」之上，建成深圳的最高建築——地王大廈，附近的書城、劇院、荔枝公園，是市民補充精神營養、鍛煉身體的好去處。市委站旁的重要地標，大型雕塑「推開國門」，以強健的身軀、張弛的力度，不由憶起當初改革開放所需的膽識、勇氣。上海賓館站，曾是市區和郊區的分界線，一邊是樓房，一邊是菜地。站旁上海賓館樓體不高，卻是深圳的重要地標。前些年，傳聞這座賓館要拆，引起了眾多市民不捨，報紙為此還開出版面討論，最終這座賓館得以保留。這個車站是溫馨的，一些人把上海賓館稱為「老地方」，搭乘老三路或別的公交通車在這兒下車見面，留下多少甜蜜的回憶……

「在森林裡走，餓了吃乾糧。濕氣刺鼻，水花濺臉，飛瀑驚眼前。雄心壯志，已不待立即讓來瀑灌頂……」七月杪來到浙江寧波波瀾口的千丈岩，腦海浮現的是上述武俠小說中「奔向瀑布練武」一幕。

早聽說森林和急流能散發大量浮游於空氣中帶負電有益身心微粒子——負離子，遊千丈岩，想到的除了負離子，還有氣功和佛。

削壁千仞的千丈岩，瀑布水源自雪竇山雪竇寺東西兩邊山谷。寺東洞水從中峰白龍潭流到寺南；寺西洞水從屏風山雪峰山洞經過十八折瀑流到南側。兩條澗水在寺前伏龍橋匯合，流進鑿池，再穿過關山橋，最後沖出壘口。

如此繞寺、穿峰、過橋、進池的曲折水源，已經令人神往。水流自一百八十六米，磅礴氣勢不在話下；陽光再來折射，色彩更分外繽紛。

正因千丈岩激流繞寺而來，與佛有緣的種種傳說也就不脛而走。其中家喻戶曉的成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典出於此。話說山寺上廟裡小僧天天睡懶覺，卻天天被一條蚯蚓叫吵吵醒。小僧惱火，命小僧燒了大鍋沸水燙死了蚯蚓。老僧怒極，命小僧不從千丈岩跳下死了。後者在崖邊大哭，一殺豬屠夫路過見狀，大為憐憫，自己天天殺生，罪行比小僧大得多，於是一躍而下，由此感動上天，被一鶴托起後成爲神仙。

當年張學良行立千丈岩岩前，聽旁人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所思；蔣介石與宋美齡到此遊玩，也愛駐足聽佛作詩。

心無旁騖，聽佛佛才有所悟。未知當年蔣氏夫婦和張學良到此觀瀑懷有怎樣的心情？無論如何，人在林間，飛瀑在前，倒是舒暢無比。

林中植物的葉、幹、花散發出大量揮發性香氣，岩石土壤中含放射性物質也較多，配合強烈紫外線等元素，使空氣產生電離作用；瀑布、溪流、噴泉沖擊，水分子容易裂解，也能產生大量負離子。加上森林能減塵，負離子積聚更多，人吸入這些新鮮空氣，有淨化血液、活化細胞、增強免疫力等好處。內地中醫界對沒有副作用的這「空氣離子」研究，有認為「空氣離子」能治癒多種疾病，有認為「空氣離子」能治癒多種疾病，有認為「空氣離子」能治癒多種疾病。

### 文憑與水平

不久前，廈門大學對「方舟子舉報女教授傳理文憑造假」一事做出正面回應，並公布了對傳理的調查結果：「傳理應聘廈大，提供的是一份完全假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文憑。」這是一起十分惡劣的主觀故意的造假行為……但同時，據廈大校方介紹：「傳理在過去三年時間裡，在廈大總共指導了十位研究生，其中有兩位已經畢業；以她作為通訊作者，發表了六篇的論文，其中影響因子最高是四點三三七；以她為主持人，獲得了六項的科研課題，其中包括一項是二〇一一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研究計劃前期項目，資金的資助額是六十萬元；其間，她還獲得了四項國家專利，其中三項是第一申請人，一項是第二申請人……」從以上在媒體上摘錄的內容看，方舟子這回打的假很準，傳理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文憑」確是其「主觀故意的造假行為」，對此再沒有爭議。但在另一方面，儘管她持有的「博士文憑」是假的，然而她卻有很強的能力，無論教學還是科研，都有出眾的成果；與那些持有真文憑卻無所建樹的「教授」們相比，她在實力上要勝出許多。這恰恰驗證了：文憑不等於水平。

### 在千丈岩享受負離子

黎小燕

不久前，廈門大學對「方舟子舉報女教授傳理文憑造假」一事做出正面回應，並公布了對傳理的調查結果：「傳理應聘廈大，提供的是一份完全假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文憑。」這是一起十分惡劣的主觀故意的造假行為……但同時，據廈大校方介紹：「傳理在過去三年時間裡，在廈大總共指導了十位研究生，其中有兩位已經畢業；以她作為通訊作者，發表了六篇的論文，其中影響因子最高是四點三三七；以她為主持人，獲得了六項的科研課題，其中包括一項是二〇一一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研究計劃前期項目，資金的資助額是六十萬元；其間，她還獲得了四項國家專利，其中三項是第一申請人，一項是第二申請人……」從以上在媒體上摘錄的內容看，方舟子這回打的假很準，傳理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文憑」確是其「主觀故意的造假行為」，對此再沒有爭議。但在另一方面，儘管她持有的「博士文憑」是假的，然而她卻有很強的能力，無論教學還是科研，都有出眾的成果；與那些持有真文憑卻無所建樹的「教授」們相比，她在實力上要勝出許多。這恰恰驗證了：文憑不等於水平。